



樊川文集第五

罪言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
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
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
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
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贄多材力重許可能辛
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
俗益蕩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

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
所以兵常當天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
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
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
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帛在今
媯川縣自後帝王多
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
皆太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
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
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

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
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
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
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
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
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
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
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遇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
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

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
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
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
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濟衣一肉不畋不
樂自卑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
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
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
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
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
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
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
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
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
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

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
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
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
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
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
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
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渡趙
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
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
在山東取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

津一百五十里

黎陽新鄉並屬衛州俾壘相望朝駕暮戰是

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阜不數日間故魏於

河南間亦取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

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

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

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

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罷如長慶

時亦以失魏也李聽反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

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

也故曰取魏為中策取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
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
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
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
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該侵
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
死以戰以此為俗俗豈可與史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尚書趙復
振下博敗杜牧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
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取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
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
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
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康公鄂公
之徒並為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
有不幸方二三千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
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
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

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
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
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四百七
九有四三時耕稼撥藜禩音末音一時治武騎七萬人
劔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
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
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
兵被擻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

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
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
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聖術也至
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
曰可於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
寇奚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
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盱會求欲
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

韓黥七國近者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

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

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

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

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

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

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悞勃者則

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

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笑口

歛委於邪倖由鄉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

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

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

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沕被

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

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

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

戮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

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

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

十六衛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設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音嶺薛音薛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鑠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

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二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汾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于帝君周秦單師不

能排闥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
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
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
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
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
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
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爲之簡帖
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
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
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
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
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
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
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
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
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
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
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

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第來揮之
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
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
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
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
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
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
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
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
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

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
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
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
偶而已

守論 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
議誅洗東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
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去聲終唱患禍故作守論
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錢鈍含引混貸煦

育逆孽而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
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
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
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
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
頽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
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
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
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
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
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
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
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
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

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頌軒囂欲相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後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
女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
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邪爲
禍邪一男子爲楊氏之禍邪爲福邪得一時之
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
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
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
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樊川文集第五

樊川文集第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燕將錄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
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曰狼
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
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
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
矣計爲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
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

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

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屏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為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

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

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

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

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

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

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

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

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

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

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

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

昌州陵蒲臺渤海

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

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獸次商河陽信備平

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
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
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
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
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轆車季安死墳杵未收
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
尺之刃突前跳後卒族忽如搏鷲一可枝百者累
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
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
大河精甲數億鈐劔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

潭趙

地名鄆西六十里

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

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

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

徘徊顛囅玩之臣頽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

士此志豈湏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

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

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

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

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

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

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
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
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襄貶
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
小將保臯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
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
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
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

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
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
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
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
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
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
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
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
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
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

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
代保臯天寶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
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
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
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
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
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
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
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
耶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

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方知其
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
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
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
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
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
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
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
天子推於保臯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
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

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
心旣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邵爲百
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
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
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
雖邵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
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
用之一人足矣

竇列女傳

列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

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借故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盡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号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為辭先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

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
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
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
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
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
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
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
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涪陽路出荊州松
滋縣攝令王洪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
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

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
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說之聽說如
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
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
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
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風官也可以置之
也用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

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曰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知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其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

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擬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

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

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

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万瘡於地何如哉

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實以土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書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

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臯凡爲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狡譎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温四十

年間殺千百比于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
以壇墀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
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
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爲蒼生請命乎教
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爲
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樊川文集卷第六

樊川文集第七

中書舍人杜牧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
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
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契丹有大功德
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
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思江
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紇于衆上丹之功
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

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
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
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爲章句書生以蜀
叛錡爲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歧而欲
飛者徃徃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
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
年擒殛兇狼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
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
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
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神尼採甘棠江漢之

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
臣言治人者亦首迷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下
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
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
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
鄖公曾孫紉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刺
史生政爲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
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
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
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

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貞外郎
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
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
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
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
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
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
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
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
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

為叛因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
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
帥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
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
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章江上
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
烈日夕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
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
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
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

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
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
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
爲棟宇無不創爲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
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污壅築堤三尺長
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
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
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日覩無不如志公
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
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

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
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
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
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
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
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
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
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貫貸付與日載酒餽

如無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
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羣羽錮以長堤繚四千步
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艾事鉅一日除去灌田
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
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
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
訓勸守吏勉於爲治

唐故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并序

唐依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

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竒章郡公贈文安侯
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
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
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
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
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
隋氏賜由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
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
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
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

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

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授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賚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

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

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篔簹竹爲苦具姦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埴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津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

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唯李太尉德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冠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臯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貴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

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弃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䟽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

都門賜黃纛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
金古器用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
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
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
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
郭自漢陽王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
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
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
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
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

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
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
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
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
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
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
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
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
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貞外長史天
下人爲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

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
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
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桐
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
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
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
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謀於天子每指古義
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鉞音華劄力各切使之擢破三
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
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

冠軍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
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
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
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
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
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
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
容開成未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
必合手加顙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恠官財與人
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

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為郎官考吏部科日選
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
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察吏必
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
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
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
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
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
御史次曰藜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
第不籍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第二人皆

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
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
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
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
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滂幽以
燭明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
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
魁壘孰為忌畏譖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
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崗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炁在陳為車騎將軍炁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為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崗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摠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

為六代孫曾祖憚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頴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為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為言注

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
公為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
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
功負外郎帝曰周其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
以考功掌言謝曰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
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
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
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
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
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
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以虔
守陳弇賊坐弇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
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斫撥
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
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将某項
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為下卒聲北入魏皆曰
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
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
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

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鵠心鏤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于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錄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

新本并師王宰剽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

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
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
為官事嫠姊出告返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
兄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
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
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
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
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
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
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烈後
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
跨古為治提起王道以公為倚遠暗蹊隙竅去
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
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
古為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去唐而後公死不錫
壽考誰其辯之

樊川文集第七

嘗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
一皆忖度疑悖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
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
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
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
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
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櫨丹白其
壁派龍首水為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
王大通里亭沼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
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

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
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
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克六宮主以
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為婦禮者不翅試尹數十人主甲委怡順奉上撫
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
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陔闢毬塲種樹不數十年搢紳間雜然稱尚書爲賢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闌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

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痺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疆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

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崩_方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皇太后敬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為國壻憲宗初寵子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狹狗馬為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為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

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

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其於尚書為從父
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
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
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
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
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
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
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
是指池荒館移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

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
有誌顯筆有史流千千祀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
銘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
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
杜牧為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
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
夢涉澹水既中浣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
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

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切行以公
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温字弘育韋
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
光其所為書至後周逍遙公復出世家貴富中
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
不能為比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
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
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
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為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

取第為太常寺奉禮郎祕書省校書郎選判入
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是奉養所宜耶
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
宗為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
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温
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乎積二十餘年丁常
侍喪自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
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
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宗皇帝時宰相

百吏源條帝功德謨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多凍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答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懣亦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誡以侍

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邪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膠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六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

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
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為治人
官出為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迴
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
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為吏
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
出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
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二歲無
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
褐得官出羣衆中人不取旁發戲嫚及為公卿

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付度語
言舉止然敢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
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
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
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
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闔內高
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
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
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
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為之師使

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慙之女先公四歲終四男長確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為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乎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為之

唐故虔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

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為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閑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進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為江

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
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活十二
人寃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
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
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
取爲真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
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
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
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
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

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
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
寫簿書蓋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庶少
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衮入
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爲澗凡裁減
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千里
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
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
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
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

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温謹卑與長者
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
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
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
之罷池廉使韋公温館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
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
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
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別駕贈右僕
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
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
多而奪之何遽天顏病冉孔不知其故於景業
兮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并序

亡友邢渙思諱群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
一面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
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為幕
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欣助并州
鉅細合宜後一年某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
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

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顯并州以為賢不以為僭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諭議以一辭公事宴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某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今吏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為御史中丞某以補闕為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某以渙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為人某具以京口

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為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由戶部員外郎出為虔州時某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為治曰急於束縛黠夷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某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閑日何為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

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彘肉日再食某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爲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随手皆盡蓋壯末期病病末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慶州刺州歙州

刺史職爲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爲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爲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伐劉稹爲制使使鎮魏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因以爲氏西漢宇爲太尉子綏爲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爲驃騎將軍世宗玄孫顥因居河間顥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南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

皆有官祿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為曾祖麟臺生
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即緱氏子
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
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憚惜温郎
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御里葬
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樞來京師請銘銘
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
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廻
一旋羌以斃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天不肖壽考

誰為聖魁孔不能究無可柰何付之以命曰其
如命何

樊川文集第八

樊川文集第九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
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徃徃有言前十五年有進
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
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
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
徑返江東某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為伍

美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
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又博
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
如李慶士搃者寡矣是早進士不舉嘗名飛者
某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
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
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某
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
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
慶士搃某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

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
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為節
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西歸病於路卒於洛
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搃字定
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
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
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
期而生君因名曰夫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
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然
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

融雪釋鄭玄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
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羨
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
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
羨民有鬪諍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文
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
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
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
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
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女母交口教授

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
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
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
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
真韓又崔壽宋邢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
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
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
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
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
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爲其黨乎居

數月洪果敗晏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
審之次曰鼎鼎郎始五歲以其年月權葬於常州
義興縣其鄉里某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為
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
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
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
孔脩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
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顓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
僕射希聖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
公贈太師其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其
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
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
下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茸
闕下獻書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
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
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寥

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舉登第
時賈相國餽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于賈公
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
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甄使判官李丞相
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
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
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
尉直史館君曰訓註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
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竒
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

願副知已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為
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觀察支使
兄自馮翊迎醫石至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內
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
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
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橫去牢不可斷是
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
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
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
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

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
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
萬年縣洪原鄉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
更生十年爲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
百日爾況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恐不抑哀
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竟不知
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爲大空與不
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旣歸而竟矣其
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
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
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
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
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
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
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
士岳州灞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上揚州
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瀕死終

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靜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華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凡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鼐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指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又置公

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粹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温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疊疊盡吐異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圖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鬪訐凶吉一來決

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其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去聲子

伯子至王霸久卧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第心中交戰處士之居落青門畔文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音戲首縈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釣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荅亦無事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

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
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
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
司馬年六十其年月日終于漢上別業岐公外
殿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
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
條治裁酌至於筐篚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
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
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

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
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耻我勞
力等衣食尔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
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
原司馬村先坐某爲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
多耻以農力勞等衣食尔勞力者賢歸全故丘
慶期孫子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

三分之爲東西中君東春裴在國朝名位最大
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
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爲堂伯祖父
王考其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
女生四男爲首生朗州爲整屋河西令道朗二
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
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延府間前如無
人然未嘗以杖貴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
不變者出之爲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
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廐騾爲整屋時役之今

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寢
染仁父之化溫良柔友窮居鄆縣飢寒餘二十
年未嘗出一言以愠不足司農卿裴及爲邕府
經略使辟君爲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
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某娶裴氏
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
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

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
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
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
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
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拉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
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粹草為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
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
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一日
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
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禹儉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

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
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
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其年月
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
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顓易州長史父勸鎮州
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林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
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餞塘

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
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
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
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
進士嚴暉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
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
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
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
殯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
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

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
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
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
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
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旦曰世爲
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
深妙竒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寶叙賀
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
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
爲賀叙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

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
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
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
不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立壠不足爲其
恨怨悲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
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
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
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

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
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
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
凡十某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
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
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櫛其城郭係累其妻
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
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

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
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
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
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
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
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
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
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
貢訟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

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
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
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
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
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
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
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
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
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

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盧詡段熲魏有司馬
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
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
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竒秘長遠策
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
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
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
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
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馬聲

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其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

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不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

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
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
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
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
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
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
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
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
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

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
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
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
爲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
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
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
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
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

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
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
矯數某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
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
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
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
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
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

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况
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
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
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邪故取之甚
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
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
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
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
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
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

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余留都二十日余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
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
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
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
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廓悉圖其
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
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
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

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僧
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爲工商
者雜良以苦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
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
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
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
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
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
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
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

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
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
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與佛之助一日
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
也屋壁繡紋可矣為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為
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
不多不珍奇瓌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
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
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因哉文
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

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
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
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
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
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
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
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
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駟未出關天下
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
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

爲使令者陪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
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
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
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文亦可助以爲
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袞男女爲其徒各止
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
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
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
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
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

三牋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鐸錮敗侵不休
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
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
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
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
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
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
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
孤帆白鳥點盡上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

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
天下名士多徃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
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天子烈之旨跡觀南亭
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
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大
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
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
士王易簡爲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

所爲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
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爲童時王處
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
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某
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
拜于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
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爲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
經書下爲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

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
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雷相距五十六尺
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
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
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
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
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
河渠書曰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山名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
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礪歲雨如注他
皆淫灑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
雨民則高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復絕絲麻藍
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羌埒
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者
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如禁司東西軍
禽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
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枯十民之晨炊夜
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

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
養秩安祿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盤冗其間迺相
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
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
戚者率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
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义牙交吞小山峭徑馳
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
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
家焉民所以安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
申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

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
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
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
劃土者宜乎牆山漸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
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
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
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寧
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 吳弩寧陵

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程輝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感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裨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內顧粹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陽太守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

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睢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漸江淮深津橫商備守堅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

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
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
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
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
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
為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
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
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滑
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
不久之故內侍至為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鈞

寬泰明白清繁恕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
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
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狹出入閭
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
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內侍稱為賢人此不虛
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其謬為相國奇章
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為廳壁記某再謝不
才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
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記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又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

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昂畢於角為第八宮
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
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
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
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
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
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明
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
十六次曰桎桎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
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塋

銘曰

後魏太尉顓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
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官

樊川文集卷第十



Blank ruled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書' (Shu) or '畫' (Hua).

